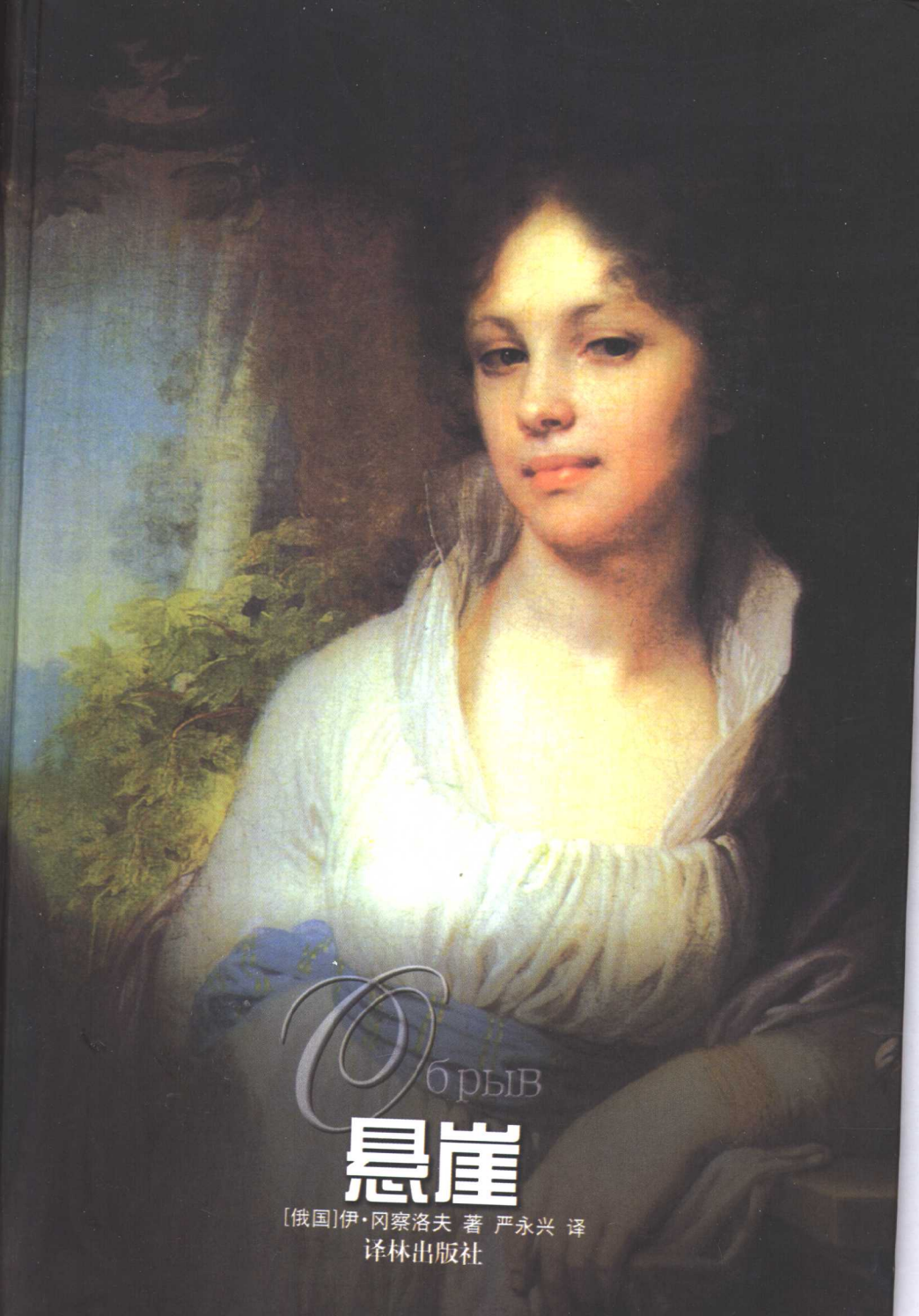




Обрыв

悬崖

[俄国]伊·冈察洛夫 著 严永兴 译
译林出版社



悬崖

[俄国]伊·冈察洛夫 著 严永兴 译

ОБРЫВ

译林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悬崖 / (俄) 伊·冈察洛夫 (ГОНЧАРОВ, И.) 著; 严永兴译.
-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05. 1
(译林世界文学名著)
书名原文: ОБРЫВ
ISBN 7-80657-865-X

I. 悬... II. ①冈... ②严... III. 长篇小说-俄罗斯-近代
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4887 号

书 名 悬崖
作 者 [俄国]伊·冈察洛夫
译 者 严永兴
责任编辑 陈肇芬
原文出版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, 1980, Москва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(邮编 210009)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29.5
插 页 4
字 数 696 千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657-865-X/T·626
定 价 (精装本)37.80 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译 序

严永兴

—

从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照进蜗居起,便开始阅读俄国名作家冈察洛夫的名著《悬崖》。那是应译林出版社之约,要我完成该书的翻译工作,将它介绍给喜爱古典文学的中国读者。

从中国社科院图书馆借的原著,是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80年版的《冈察洛夫全集》第六卷。

断断续续,读了两遍,一直为冈察洛夫那流畅优雅的文笔和精致动人的情节所陶醉,所感动。

离我们日新月异的现代化社会有一百五十六十年之遥的北国俄罗斯,有条宽阔的伏尔加河至今奔流不息,河岸边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。森林后面有座悬崖,翻过悬崖,神奇地出现一座小小的庄园,没有高楼,没有繁华,没有电灯,没有电话,没有汽车,没有现代化设施,但有树林,有花坛,有果园,有蛮不错的结实小楼,古色古香的红木家具,有马,有四轮马车,还有藏书室,有俄国、法国甚至意大利一些国家17、18世纪思想家和作家们的古版图书。《悬崖》的主人公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,有令人解颐的欢乐,也有让人蹙眉的愁苦,主人公的故事和命运牵动着你我的心。

这个冈察洛夫，真是写故事的大师，惊鸿一瞥，晚霞满天，朦朦胧胧让你分不清何是今天，何是过去，何是人间，何是自然。

二

伊万·亚历山德罗维奇·冈察洛夫(1812—1891)，俄国作家。出生于商贾巨头家庭，父亲曾在伏尔加河流域做大宗粮食生意。七岁丧父，由教父照管，培养了冈察洛夫自幼对文学的兴趣。

1834年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毕业后回到家乡，任省长办公厅秘书，后至彼得堡财政部任职。工作之余开始文学创作，1847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平凡的故事》问世，即获巨大声誉。作品描写主人公阿杜耶夫自幼在外省地主庄园里，过着宁静好幻想的少爷生活，来到彼得堡后渐渐成为一个精明强干的企业家的故事。

1849年冈察洛夫回到阔别十四年的故乡度假，外省封闭的小城生活，奔流不息的伏尔加河，陡峭的河岸和悬崖，触动了他的创作欲望，他把一些人物、场景记在纸片上，直至二十年后才得以最终动笔完成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《悬崖》。因为当时他正潜心创作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《奥勃洛摩夫》，作品于1847年动笔，至1859年完成并发表，立刻为他赢得第一流俄国作家的声誉。作家以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个没落地主的典型、一个“多余的人”的形象——奥勃洛摩夫。三部作品被视为相互连贯的一个整体，是19世纪40至60年代俄国社会形象而真实的写照。

冈察洛夫是位语言大师，作品艺术技巧高超，人物形象个性鲜明、典型生动，语言精细优美，炉火纯青，尤擅景物描写，浸透作家思想感情的俄罗斯大地和伏尔加河景色，有如一幅幅绘画作品，充满灵性和绚丽色彩。

三

《奥勃洛摩夫》(1859)是冈察洛夫的第二部名著。主人公奥勃洛摩夫是个三十开外的乡村地主,身体发胖,生性善良,颇有教养,由于拥有家传的庄园领地和三百五十名农奴,他养尊处优,无忧无虑。他担任过公务员,但服务两年便辞职了,把它当做无法忍受的沉重负担。他在彼得堡住了十二年,一直未回过自己的庄园。

与他相反,他的朋友希托尔兹精力充沛,生气勃勃,富有创业精神,是一个拥有三十万资产的企业家。为了减轻他的体重,防止中风,希托尔兹经常拉着他到彼得堡各处游玩,参加社交活动,但很快游乐和社交活动使他感到疲惫不堪。希托尔兹又把聪明活泼的二十岁姑娘奥尔迦介绍给他,让他谈恋爱。

奥尔迦邀他爬山,看戏,听音乐,督促他看书,但很快他便觉得恋爱是件苦差使。但奥尔迦深爱着他,他不得已,便准备与她结婚,可是一想起婚前要做许多事情,要找房子,上法院……便愁容满面,一再推迟婚期。久而久之便渐渐失去任何兴趣志向,害怕变动,甚至连友谊和爱情也无法使他振作。他只知道成天吃喝和躺在沙发上混日子,以致成为完完全全的废物,五年后他得了中风,悄然离开了人世。

作者通过这一形象表明,主人公的一切病症都是农奴制的恶果。作品反响巨大,甚至后来在俄语里“奥勃洛摩夫”成了形容一切怠惰、害怕变革和无力从事任何实际工作的人的代名词。

四

《悬崖》(1869)是冈察洛夫的第三部重要作品。为这部作品他从构思,到1860年动笔,直至1868年最终完成,花了二十年的时间。而我为了译好这部作品,从阅读到翻译,花了两年时间,直至2002年12月中才告完成。

作品的主人公赖斯基这个人物,以前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我国的评论家,都认为也是个奥勃洛摩夫式的人物,只是因为时期不同,两人显出了不同的经历、爱好和性格。

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,我认为,解读作品也应该有新视角,新思路。

奥勃洛摩夫是农奴制时期的俄国地主,是个对什么也提不起精神的懒蛋。而赖斯基是农奴制改革后的地主,与奥勃洛摩夫有相似之处,而更多的是不同之处,体现出农奴制废除后的新的变化。

赖斯基不像奥勃洛摩夫那样饱食终日,无所事事。他聪明好学,兴趣广泛。他学绘画,学钢琴,看书,记笔记,写小说。他与他的中学同学瓦休科夫保持着深厚的友谊,将父亲留下的全部藏书都托他保管,后来索性想全部馈赠给这位爱书如命的老同学。瓦休科夫软弱忠厚,对赖斯基所托兢兢业业,但一个叫马克的流放犯,满脑子的新思想,常来看书,却常撕下书页卷他的烟卷,一面书架的书快要给他撕遍。瓦休科夫急忙给赖斯基写信,让他来庄园处理毁书事件。

恰好赖斯基在彼得堡追求他的表妹索菲娅毫无进展,两个姑妈又成天让他陪着打牌,消磨时间,这让他厌烦至极,于是便来到

这悬崖边上他名下那个叫马林诺夫卡的小庄园。

于是，作家成功塑造的三位女性形象：祖母、玛尔芬卡和韦拉便出场了。

祖母是赖斯基家的远房亲戚，因为赖斯基父母早逝，由她来掌管赖斯基这份不大不小的庄园和家业。她精明能干，善良又不乏骄横，把个小小的领地管理得井井有条。

赖斯基的两个远房表妹韦拉和玛尔芬卡也失去了双亲，在祖母膝下长大，祖孙三人相依为命，姐妹俩都长得楚楚动人，令赖斯基心动。妹妹玛尔芬卡天真无邪，清纯活泼，爱劳动，爱花，爱动物，爱小鸟，爱孩子，爱做家务，爱做手工，向往家庭美满幸福，是个胸无大志、贤妻良母式的女性。赖斯基向玛尔芬卡试探爱意，可她依偎在他身旁却茫然不知，因为在她眼里，将庄园大方地留赠给她和姐姐的赖斯基，只是她可敬可亲的表哥。她爱的是小青年维肯季耶夫。赖斯基也看出来，与自己在一起，她拘谨不安，而与维肯季耶夫相见，便露出青春活泼的少女本性。

于是，他又把感情移向韦拉。韦拉出奇的娇美，冷艳，不苟言笑，但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，熟读古今名著，不满足于小庄园宁静安逸却死水一潭的生活，追求自由、真理和新思想，要求独自把握自己的命运。她很冷静地处理与表哥的关系，把他当兄长，当挚友，同时也拒绝了伏尔加河对岸青年林场主图申的求爱。赖斯基暗自神伤，却发现韦拉经常独自外出。受妒忌所驱，他悄悄跟着表妹，想知道哪个男子有此福分。却发现韦拉翻过悬崖去相会的，竟然是不修边幅、言语举止粗俗不堪的马克。

殊不知，追求新思想新生活的韦拉，看上的正是狂放不羁的马克那种与众不同的自由思想，她入迷了，陶醉了，沉浸在未来美好的自由生活的幻想中。但后来，她发现自己错了，马克的所有思想都是空想，从未为实现他们的理想去认真干一件脚踏实地的事情。而且他也并不想同她结婚，只是与她同居，什么时候双方厌烦了，

便什么时候分手。韦拉失望了，决心同他分手。

赖斯基躲在远处，并没听见他们的谈话，不知就里，回到家，将一束黄花扔进韦拉的窗户羞辱她。韦拉受不了这双重打击，浑身战栗，病倒了。祖母急坏了，替韦拉请来医生，又天天亲自陪伴着她，为她做祈祷。不知好歹的马克，托人给韦拉带信，要与她见面了断此事。韦拉病情加重，她找来图申，图申手持马鞭挺身而出，上悬崖去会马克。马克在图申的凛然正气下终于退缩，悻悻离开小城。

大有骑士风度的图申年轻有为，他带赖斯基到自己的林场小住。令赖斯基吃惊的是，茫茫的森林里竟然会有一个如此先进，如此完美的林场。图申开发森林资源，又保护大自然；这里没有苦力，没有雇工，而是一批掌握先进生产工具和知识的工人；厂房整齐，工人新村焕发着生气，这让赖斯基惊呆了，心想，图申与韦拉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

玛尔芬卡与维肯季耶夫的婚礼如期举行，热闹而欢快，韦拉也渐渐复元。赖斯基决心离开此地，出国学习雕塑，开开眼界。他与画家基里洛夫一起徜徉在卢浮宫、德累斯顿和意大利的艺术殿堂里，身心得到了升华。他常想往回走，回家去。他想要积聚起足够的自然与艺术那永恒之美，将一切带回到那里，带回到自己的马林诺夫卡……

在他身后，始终屹立着并热切召唤着他的三个身影：他的韦拉，他的玛尔芬卡，他的祖母。而在她们身后，又屹立着比她们更为强大、更加吸引他的——另一个巨人般的身影，另一个伟大的“祖母”——俄罗斯。

冈察洛夫在《悬崖》这部作品里的语言技巧更为成熟，无论写景、对白和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都臻炉火纯青的境地。文学，我认为，最具震撼力的不是技巧，而是思想，是它所蕴含的情感。文学所具有的一种无可替代的特殊功能，便是对人类的情感作用。冈

察洛夫在书的近结尾处写道：“人的长处是意识到并保留住自身这种天生质朴的美，并善于当之无愧地拥有它，也就是珍惜它，相信它，做个襟怀坦白的人，懂得真理的魅力，靠真理活着——从而不折不扣拥有一颗纯朴的心灵，并且珍惜这一精神力量，倘若并不高于聪明人的能力，那么至少同它处于同等水平。

“可是眼前人们羞于这种精神力量，看重‘蛇一般的聪明’，却为‘鸽子似的纯朴’而感到脸红，把后者指为天性幼稚，至今认为智力水平比道德水平好……如此必需的道德发展水平，好像每个人都已达到，而将它像鼻烟壶似的揣进了自己口袋里……”

须知，这可是作者在距今一百五六十年以前写的啊！这也许便是优秀文学作品的力量与魅力。

译着《悬崖》，它所蕴含的朴实自然的思想与情感，有时如一道闪光，在一瞬间打动我的心灵，引起共鸣。无论什么时代，无论何种民族，人都是需要道德与亲情的。

第一部

彼得堡有许多大街，在其中一条大街那装饰马虎的住宅里，坐着两位绅士。一位三十五岁左右，另一位四十五岁上下。

第一位是鲍里斯·帕夫洛维奇·赖斯基，第二位是伊万·伊万诺维奇·阿亚诺夫。

鲍里斯·帕夫洛维奇的面容生动，表情丰富。乍一看，他比实际年龄年轻：宽阔白皙的前额显得鲜亮饱满，双眸时而闪烁思想、情感和欣喜的光芒，时而陷入沉思、耽于幻想，此刻，他的目光几乎似年轻人那样富有朝气。有时，这双眼睛显得成熟、疲惫、烦闷，将自己主人的年龄暴露无遗。双目间甚至聚起三道淡淡的皱纹，那是时光和阅历无法消泯的标记。乌黑顺滑的头发披落在后脑勺和耳朵上，可鬓角上已有些许银丝显现。脸颊和前额，眼睛和嘴巴旁，依然保持年轻的色泽，可太阳穴和下颏周遭的肤色已呈黄褐色。

总之，根据这副面容，极易将人生阶段猜透，青春与成熟的争斗已然完成，此人已进入其人生的另一半，他所经历的每一个人生体验、情感和病痛，都留下了痕迹。惟独他的那张嘴，在薄薄的双唇难以觉察的变化中和笑容中，还保存着年轻人的、有时几乎是孩童的那份纯真。

赖斯基身穿家常灰大衣，盘腿坐在沙发上。

伊万·伊万诺维奇则相反，他穿件黑色燕尾服。白手套和呢帽放在身旁桌子上。他神色自若，或是说，他对周围可能发生的一

切，持漠然等待态度。

目光机灵，双唇透着聪颖，黄褐色的脸庞，一头修剪漂亮的花白头发和一脸斑白的络腮胡子，举止温和，言谈持重，装束得体——这便是他的外表肖像。

从他脸上，可以读到不露声色的自信和对他人察言观色的了然。凡观察过他的人都会说：“此人活得潇洒，懂得生活，了解人。”倘若不把他归于气质不凡、特殊的人群，至少也会将他列入生性质朴的那类人。

他是人才辈出的彼得堡人中之佼佼，人们称他为上流人士。是的，他属于彼得堡，属于上流社会。很难想像，除了彼得堡，他会待在别的什么城市里；除了上流社会，也即彼得堡居民中闻名遐迩的最高层，他会待在别的阶层里。尽管他公务缠身，私事繁忙，但你常常会在各家的大客厅里遇见他，早晨拜访，中午宴会，夜间家庭晚会，最后便是牌局。他马马虎虎，平平常常，既非性格刚强，亦非意志薄弱；既非学富五车，亦非不学无术；既非信仰坚定，亦非怀疑一切。

不学无术或缺乏信仰，在他身上的表现形式为某种轻率而浅薄的否定一切：他对一切漫不经心，从不真诚地接受任何事物，既不对它深信不疑，亦不特别偏爱入迷。与人交往，他怀着几许嘲笑和怀疑，几许冷淡和平静，既不给谁以始终不渝的深情厚意，亦不与谁结下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。

他在彼得堡出生，上学，人到中年，西边没有到过比拉赫蒂^①和奥拉宁包姆^②更远之地，北边没有到过比托克索沃^③和中罗加特卡^④更遥之处。因此有如水滴中的太阳，在他身上反映出彼得堡

① 拉赫蒂为芬兰港市。

② 奥拉宁包姆为罗蒙诺索夫市的旧称，芬兰湾码头，距彼得堡以西不远。

③④ 均距彼得堡以北不远。

的整个世界,显现出彼得堡的全部实际、风气、生活方式、本性和公务——此乃彼得堡的第二特性,别无其他。

关于其他种种生活,除却国内外各种报纸提供给他的以外,他本人没有任何概念和观点。彼得堡的激情,彼得堡的观念,彼得堡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,其中包括恶习和美德,思想,事业,政治,大概还有诗歌——他的生活便围着这些转,不曾想从这个圈子里挣扎出来,因为他在此,为自己的本性找到了最奢华、最充分的满足。

四十年来,他不断冷漠观察着,看每年春天一艘艘挤满旅客的游轮,如何启航驶往国外;看四轮公共马车,随后是火车,如何在俄罗斯大地上驶过;看成群结队的人们,如何“怀着天真无邪的心情”出游,去呼吸另一种空气,去凉爽凉爽,去寻找感觉和消遣。

他从未感到有类似需求,也不认为别人有此种需求,只是平静而冷漠地盯着他们,盯着这帮异类,脸上的表情彬彬有礼,目光中却在说:“随他们便,反正我不去。”

他谈吐朴实,随意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;世上、上流社会和京城里出现的一切事情,他无所不知;倘若战争爆发,他密切注视战事的各种细节,冷静了解英法内阁的改组情况,阅读议员们最近在国会和法国议院所做报告;他熟悉新上演的歌剧,对夜晚在维堡区^①有谁被杀一清二楚。他对京城每个名门望族的家谱、事业和庄园状况、家庭丑闻如数家珍;他明察行政机关内每秒钟所发生的事,包括人事变动、人员升擢与奖励;他知悉城里的各种流言飞语、家长里短。总之,他对自己的世界了如指掌。

上午他满世界转悠,也就是奔波于各家的客厅,多多少少也是为私事和公务;晚上常常先是看戏,最终是在英国俱乐部^②或熟人家里打牌,几乎人人他都熟悉。

① 维堡区在彼得堡东北部、涅瓦河右岸,有许多大工厂。

② 当时是彼得堡贵族聚会的场所。

他打牌从不出错，有出色赌徒美誉，因为他对别人出错牌十分宽容，从不发火，而且显得彬彬有礼，好像搭档非但没出错，而且出了张好牌。此外，他既玩大赌注的，也玩小赌注的，既同高手玩，也陪任性的太太们一起玩。

他在建筑部门的公务进行得不错，在办公室里干了十五年苦差使，执行的是别人的设计方案。他机敏地揣度上司的想法，赞同他业务上的观点，灵巧地在纸上体现各种方案。上司换人，观点和方案亦随之改变，阿亚诺夫在新设计理念下与新上司一起共事，依然聪明灵巧；他所服务过的部长大人们都喜欢他起草的报告和呈文。

眼下，他在一位部长手下担负一项特殊使命。每天一早，他来到部长办公室，然后去部长夫人的客厅，实实在在完成她委托办理的几件事情，而每到晚上，在约定的日子里，他必定按约去凑牌局。他有相当大的官衔、相当高的薪俸，却无所事事，清闲得很。

倘若允许钻进别人的灵魂，那么，在伊万·伊万诺维奇的灵魂里，没有任何黑暗，任何秘密，往后也不会有任何难以猜度的东西，即使麦克白的女巫们亲自以某种更为美好的命运来诱惑他，或是将他如此执著、如此精神抖擞所攫取到的东西夺走，也已无能为力。他步步高升，从五等文官升为四等文官，最后，又因长期而又卓有成效的服务，以及无论在公务上还是在牌局上的“不倦努力”，他又擢升为三等文官，并保留原薪在某个不朽的常设机构或一个什么委员会里抛锚泊港；在那里，任凭人类的海洋汹涌澎湃吧，世纪风云变幻吧，民族和帝国的命运落入深渊吧，一切均将在他身旁一闪而过，直至中风或其他打击中止他的生命历程。

阿亚诺夫结过婚，丧偶，并有个十二岁的女儿，用公费在贵族女子中学受教育，而他安顿好自己的事务，过起了平静而无忧无虑的老单身汉生活。

惟独一桩事，扰乱了他的安宁，那就是因坐着不动的生活引起

的痔疮；对他而言，前景令人担忧，他得暂时中断此种生活，到什么地方去待着。医生曾这般威吓过他。

“是否该穿上衣服啦：四点一刻！”阿亚诺夫说。

“是啊，该穿了。”赖斯基答道，从沉思中清醒过来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阿亚诺夫问。

“是在想谁？”赖斯基纠正道，“一直在想她……想索菲娅……”

“还在想！嘿！”阿亚诺夫说道。

赖斯基开始穿衣。

“我把你拽到那儿去，你不心烦吗？”赖斯基问。

“根本没有：在那里和在伊夫列夫家，不都是玩吗？说实话，赢老太太的钱，很不好意思；安娜·瓦西里耶夫娜瞎吃自己对手的牌，而娜杰日达·瓦西里耶夫娜要什么牌就大声嚷嚷。”

“请放心，你不必为五戈比去行骗。两个老太太收入达六万呐。”

“我知道，这一切都将归索菲娅·尼古拉耶夫娜吧？”

“归她，她是亲侄女。可何时才会到手哪！两个吝啬鬼，会活得比她长。”

“她父亲好像也稍许有些……”

“不，全给他花光了。”

“花哪儿啦？他几乎不玩牌的。”

“什么花哪儿啦？那么女人呢？这通忙乎，petits soupers^①，这整个儿的 train^②呢？去年冬天，他在晚会上送给 Armanche^③一套餐具便价值五千，可她连晚宴都忘了邀请他……”

“对，对，我也听说了。为了什么？他去她那里做什么？……”

① 法语：倾心的宵夜。

② 法语：生活方式。

③ 法语：阿尔芒丝。